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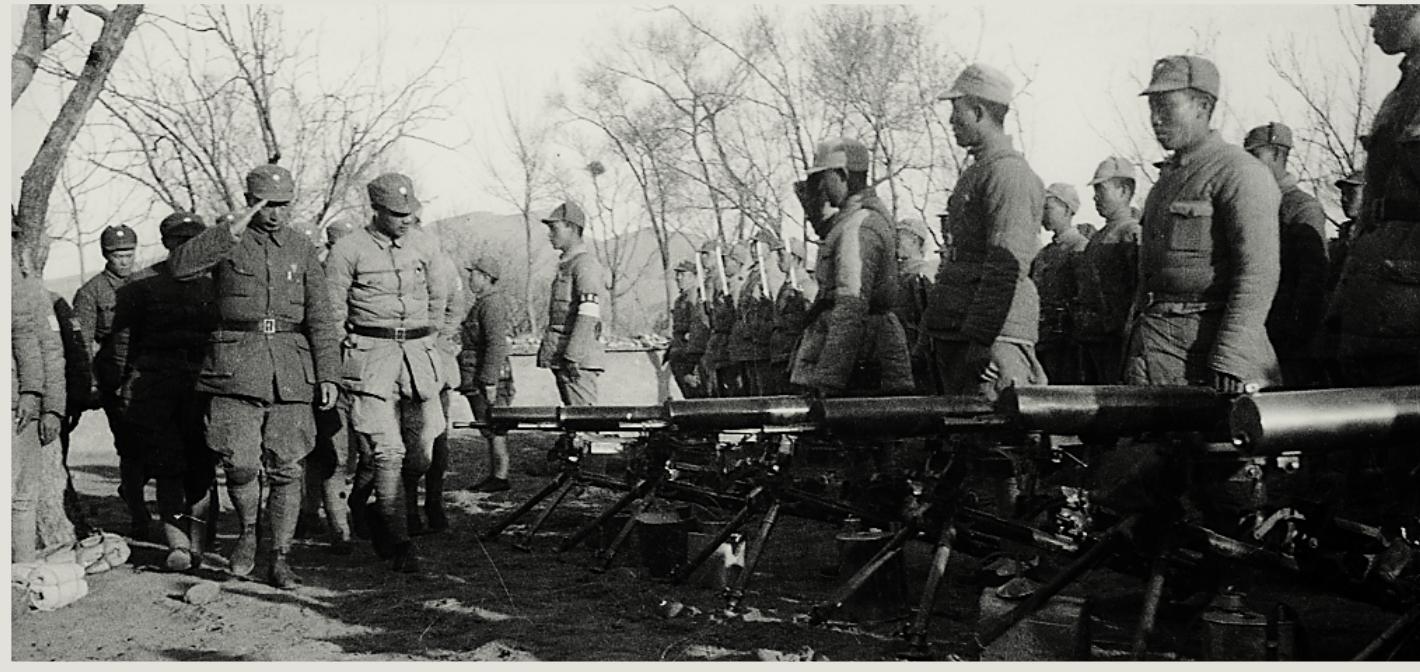
6名侵华日军将领毙命记（上）

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，这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。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，中共中央迅即于次日发出致全国同胞的通电：“平津危急！华北危急！中华民族危急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，才是我们的出路！”

国共合作、奋勇杀敌。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到处是血战卫国的战士，宁死不降的硬骨——誓将日寇赶出中国。

侵华日军终战败，且为发动侵略战争付出了代价。

研究日军侵华历史的专家、北京军区原研究员张子申先生接受了新华社北京军区支社原社长、高级记者陈辉专访。张子申先生和薛春德先生曾合著《击毙侵华日军将领纪实》一书。据张子申介绍，这本书中的研究成果，是两位作者反复研究日方战史资料、“日军将领名录”，反复对比八路军战史和国民党战史，并结合抗战实地考察而成。



黄土岭战斗前，聂荣臻与杨成武检阅突击部队。

（资料照片）

日军中将阿部规秀：“名将之花”命丧太行山上

黄土岭，曾是一块被日本侵略军践踏的土地，也是一块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土地，因为它是日军名将阿部规秀的丧生地。

1939年8月的一天，在黄土岭战斗的第一战场雁宿崖，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面对高高耸立的“雁宿崖、黄土岭战斗胜利纪念碑”感慨万千。他就是当年黄土岭战斗的直接指挥者杨成武将军。53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——

雁宿崖伏击 “打哪一路？”

“打东路！这一条路从涞源到银坊全是深山谷，再往南到雁宿崖，期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，两面都是大山，便于找到伏击地域。”

1939年10月31日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，在黄土岭战斗前研究部署战术。

当时，杨成武正在阜平青山村参加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。突然，涞源情报站送来一份情报，坐镇张家口的日军“蒙疆驻屯军”司令兼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团长阿部规秀中将，派迁村吉佐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进驻涞源城，拟分西路、南路和东路向三处根据地“扫荡”。

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是日军的“精锐师团”，在侵华战争中，一度所向无敌。不过，混成二旅曾与八路军120师在邵家庄交过手，当时的旅团长常冈宽治中将被击成重伤，险些成为八路军的枪下鬼。日军为了加强这支“王牌”部队，将“名将”阿部规秀调来挂帅。

聂荣臻同意杨成武“打东路”的建议，并让他不要参加会议了，立即返回分区，组织战斗。

11月3日，杨成武部署一分区第1、第2、第3团分别在雁宿崖峡谷两侧的山梁上隐蔽地展开。

7时许，在我军的诱击下，迁村大队600余人果然大踏步地闯进了雁宿崖峡谷。

骄横狂妄的敌人，行军和休息都不派警戒，对两侧也不搜索，根本不把小股游击队放在眼里，竟大摇大摆地进至张家口以北地区，全部钻进“口袋阵”。

这时，第3团突然以猛烈的火力给日军以迎头痛击。1团、2团也同时从峡谷两侧发起攻击，冲锋号声响彻山谷，枪声、炮声、喊杀声、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转激荡，震耳欲聋。

这一仗，除迁村乘乱逃脱和13名日军被俘外，600余人全部被击毙。

诱敌深入

迁村大队被歼，阿部规秀恼羞成怒。

11月4日，阿部规秀亲率第二旅团的第4大队和第二大队共1500余人，沿着迁村大队被歼的路线南犯。

杨成武立即用电话报告聂司令员，并建议说：“银坊以东直到黄土岭周围，地形仍然利于伏击，只要敌人敢于由银坊东进，我们一定能再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”。

聂司令员在与彭真、贺龙、关向应商量后，电告杨成武：“贺龙同志怕你们兵力不足，决定让第120师特务团，天黑前赶到黄土岭地区，归你们指挥。此外，我们让第20、26、34团牵制易县、满城、徐水等地的敌人。”并说：“你们争取更大的胜仗吧！”

杨成武针对阿部规秀又狡猾又急于报仇的心理，制定了以小股部队吸引日军，把敌人诱入黄土岭伏击圈，一举歼灭的战术。

11月5日，日军继续搜索前进。八路军一分区第1、第25团各一部按预定部署进行诱击。交火后，时而堵击，时而撤退，紧紧地缠住敌人，若即若离，使日军欲战不能，追击不及。

当晚，日军进入银坊、司各庄等地，仍未发现八路军主力，便气急败坏地点燃老百姓的房子，一座座院落、一片片村庄瞬间变为火海，冲天大火彻夜不熄。

日军两次扑空后，急不可耐。突然得到情报，说黄土岭附近有八路军主力活动，便于6日凌晨，倾师奔向黄土岭。

进入黄土岭村落后，阿部规秀又得到黄土岭西北部有八路军主力的情报。狡猾的“山地战专家”立即作出判断：八路军“以一部兵力引诱我方的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，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”。他预感到寻歼一分区主力的企图难以实现，为避免自己被歼，他忍气吞声于7日凌晨作出收兵返营的决定。然而，为时已晚。

11月7日上午，天空飘着密密的雨帘，山谷弥漫着浓浓的雾气，潜伏的八路军与群峰都消逝在细雨迷雾之中。虽然东进的日军高度警惕，行进速度很慢，但始终没有发现我军伏兵。

至下午3时左右，日军后卫部队进入峡谷时，八路军第1、第25团突然迎头阻击，第2、第3团从西、南、北三面进行合击，迅速把日军压缩在上庄子附近约两公里长、百余米宽的山谷里，数千支步枪、一百挺重机枪一齐向日军猛烈射击。顿时，枪声、手榴弹爆炸声连成一片，喊杀四起，整个山谷弥漫在战火和硝烟之中。

命丧黄土岭

1995年，记者一行曾来到离黄土岭不远的寨头村，这里有一座由三面房屋组成的独立小院——它是阿部规秀的丧生之地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这座小院作为历史的见证仍完整地保留下来，当年的房主陈老汉的孙子陈汉民也是阿部规秀丧命的目击者。

在他的记忆中，阿部规秀被八路军打败逃进小院后，将他们一家18口人赶到南屋。他当时仅6岁，被吓得哭了起来。阿部规秀“嗖”的一下拔出指挥刀，架在他脖子上，边叫喊、边比划：“哭的，死啦、死啦的！”几个孩子吓呆了，不敢再出声，阿部规秀面对门口坐在一把太师椅上。这时八路军开炮了，一发炮弹在屋门口爆炸，弹片飞进屋内，将阿部规秀和几名日本官兵当场炸死、炸伤。而他们一家18口人，无人伤亡。

失去指挥官，日军残部极度恐慌，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。他们先拼命向黄土岭方向突围，遭到第3团、特务团的迎头痛击，后又向寨头方向突围，也被第1团击退。此后，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反扑的势头锐减，开始收缩兵力，固守待援。

11月8日上午，日军空投了指挥官以及弹药、给养，准备组织新的突围。与此同时，日军第26、第110师团各一部，独混第二旅团的第3、第5大队纷纷出动增援。为避免遭受损失，在给突围日军再次打击后，杨成武果断决定立即撤出战斗。

黄土岭战斗，包括第一阶段的雁宿崖战斗，八路军共歼灭日军1500多人和大量伪军。

对阿部规秀之死，日本《朝日新闻》随即以“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”表达“扼腕叹息”，他是日本当时最年轻、晋升最快的将军。他的死，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，也给侵华日军心灵上造成了重创。

日军中将秋山静太郎： 杀人如麻者终自食其果

秋山支队所到之处，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残忍之极，令人发指。秋山的暴行引起八路军第115师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的特别“关注”，他决心伺机歼灭这支鬼子兵。

曾在侵华战争中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的日军少将秋山静太郎，于1940年年初被八路军115师击成重伤，旋即毙命。

秋山是一个曾被罢过官职的日本将军，他被重新启用之际，正是他走向死亡的开始。

曾被批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”

秋山被罢职，还要从1932年8月8日发生的一次事件说起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，日本政府为了不断扩大侵略中国的战争，在国内大量征兵，受到日本民众的反对。特别是在长崎，民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，反对战争，一些有名望的人士也出面支持反对者。

上司命令长崎要塞司令官、陆军少将秋山静太郎进行镇压，但秋山在1917年由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，任驻法国武官时间长达十余年，他渐渐接受了一些西方的“自由民主思想”。所以，对发生在身边的反战游行，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没有直接颠覆政府的行动，都翻不了天。于是，秋山未加制止，任其发展。不料，反战游行迅速在长崎附近的县市蔓延，使得日本政府和天皇感到尴尬和被动。

“长崎要塞司令官是谁？”天皇质问陆军侍从官。

“是秋山静太郎。”

“这样的人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”天皇气愤地说。

随后，陆军省于1936年8月1日在晋升秋山为陆军少将的同时，罢了他官职，秋山被转为预备役，赋闲在家。

多行不义必自毙

其实，秋山是一个好战分子。正值日军蓄谋扩大侵略中国的“用人”之际，他却丢了官，坐冷板凳，很不服气。秋山多次请求到中国作战，用实际行动来表明他对天皇忠贞不渝。
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秋山静太郎更是耐不住寂寞了。他多次给日本陆军省、日军大本营写报告，要求参战。1939年，日军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，同意他到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戴罪参战，职务则要在经过考验之后再正式任命。

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让秋山到第十二军帮助指挥作战。第十二军司令官饭田贞固中将给了他几千人马，命令他组成秋山支队，执行鲁南作战任务。

秋山是一个戴罪之人，接受了过去“仁慈”的教训，在率部“扫荡”中，他对部下说：“过去我把日本人、中国人都看做是人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中国人不是人，而是笨猪，无论采取何种处置行动都是可以的。”

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他多次下令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还说：“不管是男人、女人、老人、小孩，只要有反日思想的，都统统杀死，村庄全部烧毁。”这是日本人平松鹰所著的《乡土部队奋战记》中所述的一段话。

秋山支队所到之处，血流成河，尸横遍野，房屋变成瓦砾，村落变成废墟，残忍之极，令人发指。

秋山支队的残暴，引起八路军第115师苏鲁支队司令员张光中的特别“关注”，他决心伺机歼灭这支鬼子兵。

1940年1月13日，秋山率领支队在诸王庄进行休整，鲁南军区即派主力将其包围。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，秋山在率部进行突围时，被击中胸部倒下马来。日军随军医立即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包扎，随后在几名士兵的护卫下，秋山突出重围，被送至日军坊子野战医院进行抢救。1月23日，秋山伤势恶化，终因抢救无效而毙命。

（本版文/陈辉）

日军少将吉川资： 石桥伏击战成瓮中之鳖

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，埋伏在山东沂源石桥的八路军鲁中军区部队主力，突然一起开火，轻重机枪、各式步枪不停地射击，构成森严的交叉火力网；手榴弹、六零炮弹纷纷在山沟中行进的日军队伍中爆炸。

遭到伏击的日军第59师团步兵第53旅团一片混乱，官兵们立即四散躲避。此时的旅团长吉川资少将并不知道已经死到临头了。对于在侵华战争中身经百战的他来说，经历枪林弹雨早已习以为常。但这一次，他没能躲过。

曾与中国军队激战长沙

1939年9月13日，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率领10万大军，在航空兵的配合下，准备发起“长沙会战”，企图消灭中国军队第9战区主力部队。

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，担任日军第33师团兵器部长的吉川资只能算是机关官员，没有直接领兵作战。

但在第二年的宜昌战役中就不同了。

那次战役中，吉川资接替了因判断失误而毙命的神崎哲次郎大佐的职务，担任第39师团步兵第233联队长。1940年5月31日19时30分，第39师团不顾军令的命令，实施炮火集袭一个半小时，而后以第233联队为突击队，于21时35分强渡成功。邻近的第3师团也只好提前强渡。拂晓前，两

个师团的战斗部队大部渡过汉水。攻陷襄阳、宜城后，第3、第39师团于6月12日攻占宜昌。

之后，日军曾一度奉命撤出宜昌，但其后突然又改变计划，于是中日双方再次展开激战。

6月24日，日军再次攻占宜昌。此后，日军将主力集结于当阳与襄樊附近地区，中国军队在江陵、宜昌、当阳、钟祥、随县、信阳以北之线，对敌形成包围态势，与日军相对峙，会战遂告结束。

吉川资也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直接参与者。

为策应第13师团的防御作战，第39师团派出吉川资大佐率第233联队，利用夜暗秘密穿越中国军队的封锁线，进至宜昌外围地区，从侧背昼夜不停地袭扰中国军队第9师、新编第33师及第76师等部，使其难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战。

从9月30日至10月11日，国民党第6战区围城部队因行动迟缓，又未将全部精锐部队用以攻城，致使14个师的兵力，未能攻下日军一个不完整的坚固的宜昌。

吉川资也是第二次长沙会战的直接参与者。

为策应第13师团的防御作战，第39师团派出吉川资大佐率第233联队，利用夜暗秘密穿越中国军队的封锁线，进至宜昌外围地区，从侧背昼夜不停地袭扰中国军队第9师、新编第33师及第76师等部，使其难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战。

4月25日，日军第43军在山东半岛进行“清剿”、“扫荡”作战，第59师团主要担负济南以东地区的作战，其中吉川资少将的步兵第53旅团的作战地域在沂源地区。

日军开始“扫荡”之时，正值八路军山东军区准备发起夏季攻势作战之际。由于中国军民顽强抵抗，日寇推进非常缓慢。于是，吉川资少将亲自前往战场督战。

当日军第43军调集3万余兵力，采取分进合击、分区“清剿”等战术，以鲁中、滨海为重点，展开全

区性大“扫荡”时，山东军区部队立即调整作战部署，转入反“扫荡”作战。其所属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、政治委员罗舜初，指挥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5军分区部队，与日军第59师团周旋在鲁中地区，不断以阻击、袭击、伏击、袭扰等战法打击敌人，没想到在石桥伏击战中使旅团长吉川资成为瓮中之鳖。

已经死到临头的吉川资迅速将步话机拉到一块巨石后，通过喊话命令各部整理部队，组织反击。他在指挥部队向一高地冲击时，被八路军伏击部队击中，当场毙命。

1945年1月，吉川资少将再度调入侵华日